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五九・子部・兵家類

十一家注孫子三卷	〔漢〕曹操	〔唐〕杜牧等撰	十家注孫子遺說一卷	〔宋〕鄭友賢撰	一
孫臏兵法十六篇	〔戰國〕孫臏撰				九五
司馬法集解三卷	〔明〕閻禹錫輯				一四九
諸葛武侯心書一卷	題〔蜀〕諸葛亮撰	八陣合變圖說一卷	〔明〕龍正撰		一八九
翠微先生北征錄十二卷	〔宋〕華岳撰				二二七
江東十鑑一卷	〔宋〕李舜臣撰				二七五
火龍神器陣法一卷	題〔明〕焦玉撰				二九三
重刊續武經總要八卷	〔明〕趙本學	俞大猷撰			三二一
經武淵源十五卷	〔明〕李材撰	〔明〕左光斗訂正			四八三

2423/08

十一家注孫子

〔漢〕曹
〔唐〕杜牧
等撰

據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本
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七
二毫米寬二二二毫米

十一家註孫子目錄

孫子本傳

上卷

計篇

作戰篇

謀攻篇

形篇

中卷

勢篇

虛實篇

軍爭篇

九變篇

下卷

地形篇

九地篇

火攻篇

用間篇

十一家註孫子目錄終

十一家註孫子卷上

計篇

廟堂也○李筌曰計者選料量敵度地利卒遠近險易計於計神加德官以斷主客成敗故孫子論兵亦以計篇篇首

○杜牧曰計者以斷主客成敗故孫子論兵亦以計篇篇首

將法也○廟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計其優劣然後定

勝負勝負既定然後與師動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

卒實則也○王哲曰計者謂計主將天地法令兵衆士

用兵之道以計爲首也或曰兵貴臨敵制宣曾公謂計於

廟堂者何也曰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地之遠近兵之衆寡

安得不先計之及乎兩軍相臨變動相

應則在於將之所裁非可以臆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典

或○張預曰國之安危在兵故

講武練兵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

者凶器死生存亡繫於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輕行者也○杜牧曰國

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賈林曰地猶所也亦謂

陳師振旅戰陳之地得其利則生失其便則死故曰死生之地道者

權機立勝之道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曰不可不察也書曰有存道

上海圖書館藏

之計謀搜索兩軍之情實則長短可知勝負易見○梅堯臣曰經紀五事校定計利○王哲曰經常也又經緯也計者謂下七計索盡也兵之大經不出道天地將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計然後能盡彼己勝負之情狀也○張預曰經經緯也上先經緯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計彼我之優劣○**一曰道**張預曰恩信使民**二曰天**張預曰上順天時

三曰地

張預曰下
知地利

四日

張預曰

五曰

法杜牧曰此之謂

五事也○王哲曰此經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爲本天時與地利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將能然後法脩孫子所次此之謂矣○張預曰節制嚴明夫將與法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伐罪廟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險易三者已熟然後命將征之兵既出境則法今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
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撫衆則三軍一心樂爲其用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故可以與之

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

曹搏曰謂道之以教令危者
危疑也○李筌曰危云也以

道理衆人自化之稱其同用何云之有○杜牧曰道者仁義也孝其
問兵於荀卿答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
君輕爲之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
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背膂
也如此始可令與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也○陳暉註
同杜牧○孟氏曰一作人不疑謂始終無二志也一作人不危道謂
道之以政今齊之以禮教故能化服士民與上下同心也故用兵之
妙以權術爲道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權廢而有勢勢廢而有
術術廢而有數大道淪替人情詭譎非以權數而取之則不得其符
也故其權術之道使民上下同違趨共愛憎一利害故人歸於德而
得人之力無私之至也故百萬之衆其心如一可與俱同死力動而
不至危亡也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
捍頭目而覆背膂也如此始可與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
○賈林曰將能以道爲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自然心與上者

問也使士卒懷我如父母視敵如仇辭者非道不能也黃石公云得道者昌失道者亡○杜佑曰謂導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沈寔產蛙人無叛疑心矣○梅堯臣曰危戾也主有道則政教行人心同則危戾去故主安與安主危與危○王皙曰道謂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濟患難也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則安長危難之事平○張預曰危疑也士卒感恩死生存亡與上同之決然無所疑懼

陰陽寒暑時制也

曹操曰應天行誨因陰陽四時之制故
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李荃曰應天順人因時制敵○杜牧曰陰陽者五行邪德向背之類是也今五緯行止最可據驗巫咸甘氏石氏唐索史墨辨慎得寬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秘奧察其指歸皆本人事津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具伐邲始用師於邲史墨曰不及四十年邲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具伐之必受其凶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月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

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其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兵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於東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連歲星恭肅之道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於時則歲星光喜年豐人安君尚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色芒角而怒則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豈不肯本於人事乎夫兵越之君德均勢敵閭閻興師志於吞滅非爲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兵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梓潼焚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焚惑退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世推之歲爲善星不福無道火爲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況所臨之分隨其政化之善惡各變其本色芒角大小隨爲禍福各隨時而占之淳風曰夫形器著於下精象係於上近取之身耳目爲肝腎之用鼻口實心腹所資彼此影響宜不然數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蓋本於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說尤不足信夫刑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爲絕紀向山坂陳者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坂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之今可目

賄者國家自元和已至今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寇昭義軍加以數道之東常號十萬圍之臨城縣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圍之通有十幾十歲之內東西南北宜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歲其不拔者宜不日城堅池深糧多人一歲復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焉首豈不曰穆公已還卑身趨士務辭戰明法令而致之乎故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子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夫舉賢用能者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卜筮而吉貴功養勞者不禱祠而福周武王伐紂師次于汜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勝乘性懼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云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刀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祠而福從送命驅之前違周公曰今時違太歲龜灼言山下筮不言星山為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討此于囚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筮

率眾先涉武王從之遂滅紂紂宋高祖圖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皝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龜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王豈不以甲子日勝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後魏太祖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噪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且避之崔浩曰千里制勝一日豈得變易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昌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子敘之何也答曰夫暴君辱主或為一班一馬則必殘人逞志非以天道鬼神能制止故孫子敘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止也周喻為孫權數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草草驢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於天時故聯以敘之也○孟氏曰兵者法天運也陰陽者剛柔盈縮也用陰則沉虛固靜用陽則輕捷猛厲後則用陰先則用陽陰無蔽也陽無察也陰陽之象無定形故兵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殺天則應殺而制物兵則應機而制形故曰天也○賈林曰讀時制為時氣謂從其善時占其氣候之利也○杜佑

曰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梅免臣曰兵必參天道順氣候以時制之所謂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養民也○王哲曰謂陰陽按天道五行四時風雲氣象也善消息之以助軍勝然非異人特授其訣則末由也若黃石校書張良乃太公兵法是也意者豈天機神密非常人所得知耶其謂十數家紛紛抑未足以取審矣寒暑者兵起云疾風大寒盛夏炎熱之類時制因時利害而制宜也范蠡云天時不作弗為人客是也○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虛向背之謂也蓋兵自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蓋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又云設右為牡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李衛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此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日時之陰陽也今觀尉繚子天官之篇則義最明矣太公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皆著為卷首欲以決世人之惑也太公曰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作為誦書以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亦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四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疑也寒暑者謂冬夏與師也漢征匈奴士多墮指馬援征蠻卒多瘕死皆冬夏與師故也時制者謂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太公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地者遠近陰陽廣狹電覆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地者遠近陰陽廣狹狹死生也曹操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論在九地曰知形勢之利害○張預曰凡用兵貴先知地地形知遠近則能為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眾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謀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曹操曰將宜五德備也○散之勢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李筌曰此五者為將之德故師有丈人之稱也○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為首兵家者流用智為先蓋智者能機權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遠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將伐吳問戰焉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懦固守信則愚恃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為將帥○梅堯臣曰智能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眾勇

能果斷嚴能立威○王哲曰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慮通權變也信者號令一也仁者惠撫惻隱得人心也勇者徇義不懼能果敢也嚴者以威服衆心也五者相須闕一不可故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何氏曰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齊衆全此五才將之體也○張預曰智不可亂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懼嚴不可犯五德皆備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曹操曰部曲精然後可以爲大將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禮路也主者主軍費用也○李筌曰曲部曲也制節度也官爵賞也道路也主掌也用者軍實用也皆師之常法而將所治也○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旌旗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尉各有所司也道者營陳開闢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廩養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曹操曰曲制部曲隊伍分畫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長統率必有道也主用主軍之資糧百物必有用度也○王哲曰曲者率任之屬制者主守

制其行列進退也
官者群吏偏裨也道者軍行及所舍也主者主守其事用者八軍之用謂輜重糧積之屬○張預曰曲部曲也制節制也官謂分偏裨之任道謂利權鈔之路主者職掌軍資之人用者計度費用之物六者用兵之要宜處置有其法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張預曰已上五事人人同聞但深曉變極之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曹操曰同聞理則勝不然則敗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曹操曰同聞理則勝不然則敗索其情者勝負之情○杜牧曰謂上五事將欲聞知校量計算彼我之優劣然後搜索其情狀乃能必勝不爾則敗○賈林曰書云非知之難行之惟難○王哲曰當盡知也言雖周知五事待七計以盡其情也○張預曰上已陳五事自此而下方考校彼我之得失探索勝負之機也

曰主孰有道
曹操曰主必有智能○李筌曰孰實是陳平歸漢即其義也○杜牧曰孰誰也言我與敵人之主誰能遠使親賢任人不疑也○杜佑曰主君也道德也必先考校兩國之君

誰知誰否也若苟息料虞公貪而好實宮之奇懼而不能強諫是也○梅堯臣曰誰能得人心也○王哲曰若韓信言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謂漢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云不欲大王秦者是也○何氏曰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虐之政孰有之也○張預曰先校二國之君誰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謂令民與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陰料項王仁勇過高祖而不實有功爲婦人

將孰有能
杜牧曰將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之仁亦是也

將孰有能
杜牧曰將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之仁亦是也

天地孰得
曹操曰李筌並曰天時地利○杜牧曰天者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杜佑曰視兩軍所據知誰得天時地利○梅堯臣曰稽合天時審察地利○王哲曰同杜牧註○張預曰觀兩軍所舉誰得天時地利若魏武帝盛冬伐吳

法令孰行
曹操曰設而不犯犯而不

丘衆孰強
杜牧曰上下和同勇於戰爲強卒衆多爲強○梅堯臣曰車堅馬良士勇兵利聞

士卒孰練
杜牧曰辨旌旗審金鼓而喜聞金而怒誰者爲然

士卒孰練
杜牧曰辨旌旗審金鼓而喜聞金而怒誰者爲然

孰明
杜牧曰賞無度則賞而無恩罰無度則罰而無威○梅堯臣曰賞有功罰有罪○王哲曰孰能賞必當功罰必稱情○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錄當罰者雖父子不舍又司馬法曰賞不逾時罰不

遷列於
誰為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操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
之政則勝敗可見○梅堯臣曰能索其情則知勝負○張預曰七事
俱優則未戰而先勝七事俱劣則未戰而先敗故勝負可預知也○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
必敗去之
曹操曰不能定計則退而去也○杜牧曰若彼自備
之故春秋傳曰允當則歸也○陳皞曰孫武以書干闔閭曰聽用吾
計策必能勝敵我當留之不去不聽吾計策必當負敗我去之不
以此威動闔閭庶必見用故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寡人盡觀之矣其
時闔閭行軍用師多自為將故不言主而言將也○孟氏曰將禪將
也聽吾計畫而勝則留之違吾計畫而敗則除之○梅堯臣曰武
以十三篇干王闔閭故首篇以此辭動之謂王將聽我計而用戰
必勝我當留此也王將不聽我計而用戰必敗我當去此也○王哲
曰將行也用謂用兵耳言行聽吾計用兵則必勝我當留行不聽
吾計用兵則必敗我當去也○張預曰將辭也孫子謂今將聽吾
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留此矣將不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
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矣
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
外
曹操曰常法之外也○李筌曰計利既定乃乘形勢之勢也佐
見聽用然後於常法之外更求兵勢以助佐其事也○賈林曰計其
利聽其謀得敵之情我乃設奇譎之勢以動之外者或傍攻或後躡
以佐正陳○梅堯臣曰定計於內為勢於外以助成勝○王哲曰吾
計之利已聽復當知應變以佐其外○張預曰孫子又謂吾所計之
利若已聽從則我當復為兵勢以佐助其事於外蓋
勢者因利
兵之常法即可明言於人兵之利勢須因敵而為
而制權也
曹操曰制由權也權因事制也○李筌曰謀因事勢
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然後始可制機權而
取勝也○梅堯臣曰因利行權以制之○王哲曰勢者乘其變者也

○張預曰所謂勢者須因事之利制為權謀以
勝敵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後略言權變
曹操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李筌曰軍不厭詐○梅堯臣曰非
請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制敵○王哲曰說者所以求勝敵御衆
必以信也○張預曰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故東萊
揚塵藥枝之語也萬齊發孫臏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單之權也雲
沙壅水淮陰之詐也此
故能而示之不能
示之怯李牧敗匈奴
用而示之不用
李筌曰言已實用師外
孫臏斬龐涓之類也
連兵匈奴如高祖遣使十輩視之皆言可擊復遣使報曰匈奴不可
擊上問其故對曰夫兩國相制宜矜誇其長今臣往徒見羸老此必
能而示之不能臣以為不可擊也高祖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矣
沮吾衆械盡散于廣武以三十萬衆至白登高祖為匈奴所圍七日
乏食此師外示之以怯之義也○杜牧曰此乃詭詐藏形夫形也者
不可使見於敵敵入見形必有應傳曰驚鳥將擊必藏其形如匈奴
示羸老於漢使之義也○杜佑曰言已實能用外示之以不能不用
使敵不我備也若孫臏滅龐涓而制龐涓○王哲曰強示弱勇示怯治
示亂實示虛智示愚衆示寡進示退遠示近捨彼示此○何氏
曰能而示之不能者如單于羸師誘高祖圍于平城是也用而示之
不用者如李牧按兵於雲中大敗匈奴是也○張預曰欲戰
而示之退欲速而示之緩班超擊莎車趙奢破秦軍之類也
示之速速而示之近
李筌曰今敵失備也漢將韓信背水
見從夏陽襲安邑而魏失備也耿弇之征張步亦先攻臨淄皆示速
勢也○杜牧曰欲近襲敵必示以遠去之形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
之形韓信盛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此乃示以近形而遠襲敵也後漢
宋曾公表紹興相持官渡紹遣將鄧濟圍淳于瓊瓊與良等攻東郡太守劉
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津荀攸曰今兵少不
敵分兵勢乃可公致兵延津將欲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
兵襲白馬掩其不備瓊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留分兵西應
之公乃引軍行瓊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戰使張遼關羽前進

擊破斬顏良解白馬圍此乃示以遠形而近襲敵也○賈林曰去就在我敵向由知○杜佑曰欲近而設其遠也欲遠而設其近也旌輝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梅堯臣曰使其不能贖○王皙同上註○何氏曰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舟臨晉而渡夏陽是也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張預曰欲近襲之反示以遠吳與越夾水相距越爲左右句卒相去各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人分以禦之越乃潛涉當吳中軍而襲之吳大敗○是也欲遠攻之反示以近韓信陳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是也

誘之
杜牧曰趙將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人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大至牧多爲奇陳左右夾擊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也○賈林曰以利動之動而有形我所以因形制勝也○梅堯臣曰彼貪利則以貨誘之○何氏曰利而誘之者如赤眉委輜重而餌鄧禹是也○張預曰示以小利誘而克之若楚人伐絞莫教曰絞小而輕請無扞采熊者以誘之於是絞人獲楚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設伏兵於山下而大敗之是也

亂而取之
李筌曰敵貪利必亂

也秦王姚興征秃髮僊檀悉驪部內牛羊散放於野縱秦人虜掠秦人得利既無行列僊檀陰分十將掩而擊之大敗秦人斬首七千餘級亂而取之之義也○杜牧曰敵有昏亂可以乘而取之傳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也○賈林曰我今悉智亂之候亂而取之也○梅堯臣曰彼亂則乘而取之○王皙曰亂謂無節制取言易也○張預曰詐爲紛亂誘而取之若吳越相攻吳以罪人三千示不整以誘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爭之爲吳所敗是也言敵亂而後取者非也春秋之法凡奪取者言易也魯師取郛是也

實而備之
曹操曰敵治實須備之也○李筌曰備敵之實獨將關羽欲圍魏之樊城懼吳將呂蒙襲其後乃多留備兵守荊州蒙陰知其旨遂詐之以疾羽乃撤去備兵遂爲蒙所取而荊州沒吳則其義也○杜牧曰對壘相持不論虛實常須爲備此言居常無事鄰封接壤敵若修政治實上下相愛賞罰明信士卒精練即須備之不待交兵然後爲備也○陳暉曰敵若不動字實我當謹備亦自實以備敵也○梅堯臣曰彼實則不可不備○王皙曰彼將有以擊吾之不備也○何氏曰彼敵但見其實而未見其虛之形則當蓄力而備之

也○張預曰經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有餘則實也不足則虛也言敵人兵勢既實則我當爲不可勝之計以待之勿輕舉也李靖軍鏡曰觀其虛則**強而避之**○曹操曰避其所長也○李筌曰量進見其實則止

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隨侯逃攻強之敗也○杜牧曰逃避所長言敵人衆兵強氣銳則當須且回避之待其衰懈候其間隙而擊之晉末嶺南賊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鄴劉裕禦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刁成掄耳徐道覆欲焚舟直上循以爲不可乃泊於蔡洲竟以敗滅○賈林曰以弱制強理須待變○杜佑曰彼府庫充實士卒銳盛則當退避以伺其虛懈觀變而應之○梅亮臣曰彼強則我當避其銳○王哲曰敵兵精銳我勢寡弱則須退避○張預曰經曰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言敵人行陳修整節制嚴明則我當避之不可輕肆也若秦晉相攻文綏而退蓋各防其**怒而撓之**○曹操曰待其衰懈也○李筌曰將之多怒者失敗也

怒而撓之○權必易亂性不堅也漢相陳平謀撓楚權以

太牢具遣楚使驚曰是亞父使邪乃項王使罪此怒撓之者也○杜牧曰大將剛戾者可激之今怒則逞志快意志氣撓亂不顧本謀也○王氏曰敵人盛怒當屈撓之○梅亮臣曰彼褊急易怒則撓之使憤激輕戰○王哲曰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何氏曰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咎於汜水是也○張預曰彼性剛忿則辱之今怒志氣撓感則不謀而輕進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尉繚子曰寬不可激而怒言性寬者則不可激怒而致之也

卑而驕之○李筌曰幣重而言甘其志不小可激怒而致之也

後趙石勒稱臣於王浚左右欲擊之浚曰石公來欲奉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禮以待之勒乃驅牛羊數萬頭聲言上禮實以填諸街巷使浚兵不得發乃入薊城擒浚於廐斬之而并燕卑而驕之則其義也○杜牧曰秦末匈奴冒頓初立東胡強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以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國之寶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使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問羣臣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與之居頃之東胡復曰匈奴有棄地千里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與之

亦可不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本何可與諸言與者皆
斬之冒頓上馬今國中有後者斬東襲東胡東胡輕冒頓不為之備
冒頓擊滅之冒頓遂西擊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北侵燕代悉復
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也○陳韓曰所欲必無所類係子女以
惑其心玉帛以驕其志荒燕鄭武之謀也○杜佑曰依其舉國與師
意而欲進則當外示屈撓以高其志俟情歸要而擊之故王子曰善
用法者如狸之與鼠力之與智示之猶卑靜而下之○梅堯臣曰示
以卑弱以驕其心○王哲曰示卑弱以驕之彼不虞我而擊其間○
張預曰或早辭厚賂或贏師伴北皆所以令其驕怠具子伐齊越子
率眾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兵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秦具也後果
為越所滅楚伐庸七過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佚而勞之
遂不設備楚子乃為二隊以伐之遂滅庸皆其義也

註孫子

十一

伐楚於伍員負曰可為三軍以肆焉我一師至彼必盡出彼出則歸
一歲七奔命於是乎始病兵終入郢後漢末曹公既破劉備備奔袁
紹引兵欲與曹公戰別駕曰操善用兵未可輕舉不如以久持
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有四州之地外結英豪內修農戰然後操其精
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投右則擊其左投左則擊其右使
敵疲於奔命人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矣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
釋廟勝之策而徒成敗於一戰悔無及也紹不從故敗○梅堯臣曰
以我之佚待彼之勞○王哲曰多奇兵也彼出則歸歸則出故左
則右右則左所以罷勞之也○何氏曰孫子有治力之法以佚而
待勞故論敵佚我宜多方以勞之然後可以制勝○張預曰我則
力全彼則道敝若晉楚爭鄭久而不決晉知武子乃分四軍為三部
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於是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又

親而離之

曹操曰以間離之○李筌曰破其行約間其君臣而後攻也昔秦伐
趙秦相應侯間於趙王曰我惟懼趙用括耳廉頗易與也趙王然之

乃用括代頗為秦所坑卒四十萬於長平則其義也○杜牧曰言敵
若上下相親則當以厚利啗而離間之陳平言於漢王曰今項王骨
鯁之臣不過亞父鍾離昧龍且周勃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稍數
萬斤金間其君臣彼必內相誅滅因舉兵而攻之滅楚必矣漢王然
之出黃金四萬斤與平使之反間項王果疑亞父不急擊下榮陽漢
王遁去○陳韓曰依此斷此必指之依實射實此必輕之彼好殺
罰此必緩之因其上下相猜得行離間之說由余所以歸秦英布於
以佐漢也○杜佑曰以利誘之使五間並入辨士馳說親彼君臣分
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欺誑趙君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
平之敗○梅堯臣曰同杜牧註○王哲曰敵相親當以計謀離間之○
張預曰或間其君臣或間其交援使相離或然後圖之應侯間趙而
退廉頗陳平間楚而逐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鄭燭之
武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無益於秦也不

註孫子

十一

如其不意○曹操曰擊其懈怠出其空虛○李筌曰擊其懈怠出其
虛○杜牧曰擊其懈怠出其空虛○李筌曰擊其懈怠出其空

攻其無備

虛襲其懈怠使敵不知所以備也故曰兵者無形為妙太公曰動其
神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梅堯臣王哲二註同上○何氏曰攻其
無備者魏太祖征烏桓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
擊之可破滅也太祖行至易水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
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其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
庭合戰大破之唐李靖陳十策以圖蕭銳總管三軍之任一以委靖
庭八月集兵夔州銳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險必謂靖不能進
遂不設備九月靖率兵而進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始集銳尚
未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縱使知我倉卒
無以應敵此必擒也進兵至夷陵銳始懼召兵江南果不能至勸
兵圍城銳遂降出其不意者魏末遼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
劍閣鍾會攻維未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出劍閣西入成都奇
兵衝其腹心劍閣之軍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
應涪之兵寡矣軍志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
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
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盡頗於危殆艾以理自襄推轉而下將士

皆築木銀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遵降諸葛瞻自涪還
 練行列陳相拒大敗之斬瞻及尚書張達等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
 降又齊神武為東魏將軍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
 遣其將軍秦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西魏將軍宇文泰出軍廣陽召諸
 將謂曰賊今情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綴吾軍使實泰得
 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敖曹用兵常以泰為先驅
 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數不戰而自
 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可及宇文文曰數前
 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
 無遠圖意又知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
 能徑渡比五月中吾取寶泰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
 安聲言欲往隴右辛亥潛出軍葵田晨至潼關寶泰卒聞軍至惶懼
 依山為陳未及成列周文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遁陷洛州
 聞泰沒燒輜重棄城而走○張預曰攻無備者謂懈怠之虞敵之所
 不虞者則擊之若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為制人所敗是也出
 不意者謂虛空之地敵不以為慮者則襲之若猷艾戎獨行無人之

註孫子上

十四

地七百餘里是也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曹操曰傳傳洩洩也
 形勝敵變化不可先傳也故料敵在心察機在目也○李筌曰無備
 不意攻之必勝此兵之要秘而不傳也○杜牧曰傳言也此言上之
 所陳悉用兵取勝之策固非一定之制見敵之形始可施為不可先
 事而言也○梅堯臣曰臨敵應變制宜宜可預前言之○王皙曰夫
 校計行兵是謂常法若乘機決勝則不可預傳述也○張預曰言
 上所陳之事乃兵家之勝策須臨敵制宜不可以預先傳言也

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
 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於無
 筭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曹操曰以吾道觀之矣

廟堂然後與人爭利凡伐叛懷遠推亡固存兼弱攻昧皆物情之所
 出中外離心如商周之師者是為未戰而廟筭勝太一通甲置筭之

法因六十筭已上為多筭六十筭已下為少筭客多筭臨少筭主人
 敗客少筭臨多筭主人勝此皆勝敗易見矣○杜牧曰廟筭者計筭
 於廟堂之上也○梅堯臣曰多筭故未戰而廟筭先勝少筭故未戰
 而廟筭不勝是不可無筭矣○王皙曰此懼學者惑不可先傳之說
 故復言計筭義也○何氏曰計有巧拙成敗繫焉○張預曰古者興
 師命將必致齋於廟授以成筭然後遣之故謂之廟筭蓋深遠則
 其計所得者多故未戰而先勝謀慮淺近則其計所得者少故未戰
 而先負多計勝少計其無計者安行無敗故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
 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有計無計勝負易見

作戰篇

曹操曰欲戰必先筭其費務因糧於敵也○
 李筌曰先定計然後修戰具是以戰次計之
 篇也○王皙曰計以知勝然後戰而具軍費猶不可以
 久也○張預曰計筭已定然後爭車馬利器器械運糧草約
 費用以作戰
 備故次計

註孫子上

十五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

甲十萬曹操曰馳車輕車也駟馬革車重車也言萬騎之重

衣紫廐二人主養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夫駕牛養二人主炊

家子一人主守衣紫凡三人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李筌曰馳車

戰車也革車輕車也帶甲步兵卒車一兩駕以駟馬步卒七十人計千

駟之軍帶甲七萬馬四千匹孫子約以軍資之數以十萬為率則百

萬可知也○杜牧曰輕車乃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輕車重車也載

器械財貨衣紫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

十人固守衣紫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

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

計則百萬之衆皆可也○梅堯臣曰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凡

輕車一乘甲士步卒二十五人重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舉二
 車各千乘是帶甲者十萬人○王皙曰曹公曰輕車也駕駟馬凡千
 乘皆謂馳車謂駕革車也一乘四馬為駟千駟則革車千乘曹公曰

重車也。○曹謂軍車兵車也有五戎千乘之賦。諸侯之大者曹公曰帶甲十萬步卒數也。○曹謂井田之法。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摠七萬五千人。此言帶甲十萬。蓋當時權制歟。○何氏曰十萬舉成數也。○張預曰。馳車即攻車也。軍車即守車也。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一百人。與師十萬則用車二千。千里饋糧。曹操曰。越境千里。千輕重各半。與此同矣。○千里饋糧。李筌曰。道理縣遠。則內

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曹操曰。謂贈賞猶在外。○李筌曰。夫軍出於外。則帑藏竭於內。舉千金者。言多費也。千里之外。贏糧則二十人。奉一人也。○杜牧曰。軍有諸侯交聘之禮。故曰賓客也。車甲器械。字緝修繕。言膠漆者。舉其微細。千金者。言費用多也。猶贈賞在外也。○賈林曰。計費不足。未可以與師。動衆故李太尉曰。三軍之門。必有賓客。論議。○

梅堯臣曰。舉師十萬。饋糧千里。日費如此。師久之戒也。○王哲曰。內謂國中外。謂軍所也。賓客若諸侯之使及軍中宴饗吏士也。膠漆車甲舉細與大也。○何氏曰。老師費財。智者慮之。○張預曰。去國千里。即當因糧。若須供餉。則內外騷動。疲困於路。蠹耗無極也。賓客者。使令與遊士也。膠漆者。修飾器械之物也。車甲者。皆轄金革之類也。約其所費。日用千金。然後能興十萬之師。千金言重費也。贈賞猶在外。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曹操曰。鈍

弊也。屈盡也。○杜牧曰。勝久謂淹久。而後能勝也。言與敵相持久而後勝。則甲兵鈍弊。銳氣挫。攻城則人力殫盡。屈折也。○賈林曰。戰雖勝。入久則無利。兵貴全勝。鈍兵挫銳。士傷馬疲。則屈。○梅堯臣曰。雖勝且久。則必兵仗鈍弊。而軍氣挫。銳攻城而久。則力必殫屈。○王哲曰。屈窮也。求勝以久。則鈍弊折挫。攻城則益甚也。○張預曰。及交兵合戰也。久而後能勝。則兵疲氣沮矣。千里攻城。力必困屈。○

暴師則國用不足。○孟氏曰。久暴師。露衆千里之外。則軍國費用不足。相供。○梅堯臣曰。師久暴於

外則輸用不給○張預曰日費千金師久暴則國用豈能給若漢武帝窮征深討久而不解及其國用空虛乃下哀痛之詔是也

夫

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

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李筌曰十萬衆舉日費千金非唯頓挫於外亦財殫於內是以

聖人無暴師也隋大業初煬帝重兵好征力屈鴈門之下兵挫遠水之上疏河引淮轉輸彌廣出師萬里國用不足於是揚主感李密乘其弊而起縱蘇威高穎宣能爲之謀也○杜牧曰蓋以師久不勝財力俱困諸侯乘之而起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於此之後善爲謀畫也○賈林曰人雖財竭雖伊呂復生亦不能救此亡敗也○杜佑曰雖當時有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梅堯臣曰取勝攻城暴師且久則諸侯乘此弊而起襲我我雖有智將不能制也○王哲曰以其弊甚必有危亡之憂○何氏曰其後謂兵不勝而敵乘其危殆雖智者不能盡其善計而保全○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隣國因其罷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其後患若

吳伐楚入郢久而不歸越兵遂入吳當是時

故兵聞拙速未

雖有任其孫武之徒何嘗能爲善謀於後乎

章

十七

賭巧之夕也

曹操李筌曰雖拙有以速勝未睹者言其無也

上蓋無老師費財鈍兵之患則爲巧矣○孟氏曰雖拙有以速勝○陳埤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目○杜佑註同孟氏○梅堯臣曰拙尚以速勝未見工而久可也○王哲曰哲謂久則師老財費國虛人困巧者保無斯患也○何氏曰速雖拙不費財力也久雖巧恐生後患也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僂於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徑據吾東必苟曜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苟曜聽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耳果大敗之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臣復皇家以墊屋尉魏思恭爲謀主問計於思恭對曰明公旣以太后幽繫少主志在匡復兵貴拙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

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欲從其策薛瑄又說曰金陵之地正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爲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進有所歸退無不利實良策也敬業以爲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恭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山東之衆以合洛陽必無能成事果敗○張預曰但能取勝則寧拙速而無巧○若司馬宣王伐上庸以一月夫兵久而國

利者未之有也

李筌曰春秋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賈林曰兵久無功諸侯生心○杜佑曰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卒爲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梅堯臣曰力屈貨殫何利之有

○張預曰師老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知用兵之利也

李筌曰利害相依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後知其利也○杜牧曰害之者勞人費財利之者

吞敵拓境苟不顧己之患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安能取利於敵人哉○賈林曰將驕卒惰貪利忘憂此害甚也○杜佑曰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則不足取利也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晉函之敗兵王裕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也○梅堯臣曰不再籍而不三載利也百姓虛公家費害也苟不知害又安知利○王哲曰久而能勝未免於害速則利斯盡也○張預曰先知老師理貨之害然制勝之利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

也言初賦民而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後遂因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李筌曰籍書也不再籍書恐人勞怨生也秦楚關中之卒是以有陳兵之難也軍出度遠近饋之軍人載糧迎之謂之三載越境則館穀於敵無三載之義也○杜牧曰審敵可攻審我乃戰然後起兵便能勝敵而還鄭司馬周禮註曰役謂勞兵起役籍乃伍籍也此參焉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也○陳暉曰籍情也不再籍民而役也籍者往則載焉歸則迎之是不三載也不因乎兵不竭乎國言速而利也○梅堯臣同陳暉註○王哲

同曹操註○張預曰役謂興兵動衆之役故師卦註曰任大役重無功則凶籍謂調兵之符籍故漢制有尺籍伍符言一舉則勝不可不籍兵役於國也糧始出則載之越境則掠之歸國則逐之是不三載也此言兵不可久暴也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曹操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之食雖出師千里無匱乏也○杜佑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資用於我國因糧食於敵家也晉師館穀於楚是也○梅堯臣曰軍之須用取於國軍之糧餉因於敵○何氏曰因謂兵出境鈔聚掠野至於克敵拔城得其儲積也○張預曰器用取於國者以物輕而易致也糧食因於敵者以粟重而難運

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李筌曰兵役數起而賦斂重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果有飢色此言重軍物輕也不可推移推移之則農夫耕牛俱失南

畝故百姓不得不貧也○賈林曰遠輸則財耗於道路弊於轉運百姓日貧○孟氏曰兵車轉運千里之外財則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張預曰以七十萬家之力供餉十萬

近於師者貴賣貴買

之師於千里之外則百姓不得不貧

賣則百姓財竭

曹操曰軍行已出界近師者貴財皆貴賣則姓徇財理產而從之竭也○賈林曰師徒所聚物皆暴貴人貪非常之利竭財物以賣之初雖獲利殊多終當力疲貨竭又云既有非常之飢故賣者求價無厭百姓竭力買之自然家國虛盡也○杜佑曰言近軍師亦多非常之貴當時貪貴以趨末利然後財貨理盡家國虛也○梅堯臣曰遠者供役以轉饋近者貪利而貴賣皆害國虛民之道也○王哲曰夫遠輸則人勞費近市則物騰貴是故久師則爲國患也曹公曰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貴財皆貴賣皆謂將出界也

○張預曰近師之民必貪利而貴貨其物於遠來輸餉之人則財不得

財竭則急於丘役

張預曰財力竭則丘井之役急迫而不易供也或曰丘役謂如魯

成公作丘甲也國用急迫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

力屈財殫中原內

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曹操曰丘十六井也百運糧盡力於原野也十去其七者所破費也○李筌曰兵久不止男女怨嘆困於輸餉丘役力竭財殫而百姓之費十去其七○杜牧曰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蓋十六井也丘有戎馬一匹牛四頭甸有戎馬四匹牛十六頭丘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言兵不解則丘役益急百姓糧盡財竭力盡於原野家業十耗其七也○陳諱曰丘粟也聚斂賦役以應軍須如此則財竭於人無不困也○王哲曰急者暴於常賦也若曹公作丘甲是也如此則民費太半矣要見公費差減故云十七曹公曰丘十六井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何氏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居人上者宜平重惜○張預曰運糧則力屈輸餉則財殫原野之民家產內虛度其所費十無其七也

註孫子上

二十

也

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

一本作十去其七○曹操曰丘牛謂丘邑之牛大車乃長轂車也○李筌曰丘大也此數器者皆軍之所須言遠近之費公家之物十損於七也○梅堯臣曰百姓以財糧力役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七公家以牛馬器仗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六是以竭財窮兵百姓斃矣役急民貧國家虛矣○王哲曰楯干也蔽可以解射櫓大櫓也丘牛古所謂四馬牛也大車牛車也易曰大車以載○張預曰兵以車馬為本故先言車馬後言器械也蔽櫓也今謂之車排丘牛大車也車必軍車也始言被車被馬者謂攻戰之戰車也少言丘牛大車者即輜重之車也公家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車馬器械亦十損其六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

當吾二十鍾意軒一石當吾二十石
曹操曰六斛豆稻也軒禾葉也石者一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一云意音忌豆也七十斤為一石當吾二十言遠費也○杜牧曰六

石四斛為一鍾一石一百二十斤意豆稻也軒禾葉也或言意軒葉也秦攻匈奴使天下運糧起於黃腫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

十鍾而致一石漢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今校孫子之言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蓋約平地千里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不約道里蓋滿關也黃腫音直瑞反又音誰在東萊北河即今之朔方郡○李筌曰遠師轉一鍾之粟費二十鍾方可達軍將之智也務食於敵以省己之費也○孟氏曰十斛為鍾計千里轉運道路耗費二十鍾可致一鍾於軍中矣○梅堯臣註同曹操○王哲曰曹公曰意豆稻也軒葉也石者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謂上文千里饋糧則轉輸之法謂千里耳意今作其軒故書為羊當作軒○張預曰六石四斛為鍾一百二十斤為石意豆稻也軒禾葉也千里饋糧則費二十鍾石而得一鍾石到軍所若越險阻則倍不啻故秦征匈奴故殺敵者怒也曹操曰威怒以致敵○李筌曰怒者軍威也○杜牧曰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勢使然也田單守即墨使燕人劇降者掘城中

註孫子上

二十一

也

人墳墓之類是也○賈林曰人之無怒則不肯殺○王哲曰兵主威怒○何氏曰燕圍齊之即墨齊之降者盡劇齊人皆怒愈堅守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戮辱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墳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泣涕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今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使到裁數日而王禮貌即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功成事立矣眾曰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今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虜眾驚亂眾悉燒死蜀龐統勸劉備襲益州牧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及璋使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實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單居今積聚藏之財而懷於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是相與破璋○張預曰激吾士卒使上下

同怒則敵可殺尉繚子曰民之所
以戰者氣也謂氣怒則人人自戰
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李筌曰利者益軍實也○杜牧曰使
士見取敵之利者貨財也謂得敵之貨財必以賞之使人皆有欲各
自為戰後漢荆州刺史度尚討桂州賊帥卜陽潘鴻等入南海破其
三屯多獲珍寶而潘等黨聚猶眾士卒驕富莫有圖志尚曰卜陽潘
鴻作賊十年皆習於攻守當須諸郡併力可攻之今軍志聽射獵兵
士喜悅大小相與從禽尚乃密使人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
莫不泣涕尚曰卜陽等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云少少
何足介意眾聞咸憤踴願戰尚令秣馬蓐食明晨徑赴賊屯陽鴻不
設備吏士乘銳遂破之此乃足也○孟氏同杜牧註○杜佑曰人知
勝敵有厚賞之利則冒白刃當矢石而樂以進戰者皆貨財酬勲實
勞之誘也○梅堯臣曰殺敵則激吾人以怒取敵則利吾人以貨○
王曾曰謂設厚賞耳若使眾貪利自取則或違節制耳○張預曰以
貨啗士使人自為戰則敵利可取故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皇朝
太祖命將伐蜀論之曰所得州邑當與我傾竭帑庫以饗士卒國家
所欲惟土疆耳於是將吏
死戰所至皆下遂平蜀
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
其先得者
曹操曰以車戰能得敵車十乘已上賞賜之不言車
賞其所得車之卒也陳車之法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官卒長
一人車滿十乘將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別言賜之欲使將恩下及也
或曰言使自有車十乘已上與敵戰但取其有功者賞之其十乘已
下雖一乘獨得餘九乘皆賞之所以率進勵士也○李筌曰重賞而
勸進也○杜牧曰夫得車十乘已上者蓋眾人用命之所致也若偏
賞之則力不足與其所獲之車公家仍自以財貨賞其唱謀先登者
此所以勸勵士卒故上文云取敵之利者貨也言十乘者舉其綱目
也○賈林曰勸未得者使自勉也○梅堯臣曰偏賞則難周故獎一
而勸百也○王曾曰以財賞其所先得之卒○張預曰車一乘凡七
十五人以車與敵戰吾士卒能獲敵車十乘已上者吾士卒必不下
千餘人也以其人眾故不能徧賞但以厚利賞其陷陳先獲者以勸
餘眾古人用兵必使車奪車騎奪騎步奪步故吳起與秦人戰令三

軍曰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
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
而更其旌旗
曹操曰與吾同也
吾同○賈林曰今不識也○
張預曰破敵之色令與已同
車雜而乘之
曹操曰不獨任也
之旌旗必更其色而雜其車
車乃可用也○杜牧曰士卒自獲敵車
任雜然自乘之官不錄也○梅堯臣曰車許雜乘旗無因故○王曾
曰謂得敵車可與我車雜用之也○張預
曰已車與敵車參雜而用之不可獨任也
卒善而養之
日所
獲之卒必以恩信
是謂勝敵而益強
曹操曰益己之強○
撫養之俾為我用
李筌曰後漢光武破
銅馬賊於南陽廣眾數萬各配部曲然人心未安光武令各歸本營
乃輕行其間以勞之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於是漢盜振則其義也○杜牧曰得敵卒也因敵之資益己之強○
梅堯臣曰獲卒則任其所長養之以恩必為我用也○王曾曰得敵
卒則養之與吾卒同善者謂勿侵辱之也若厚撫初附或失人心○
何氏曰因敵以勝敵何往不強○張預曰勝其敵而獲其車與卒既
為我用則是增己之強光武
故兵貴勝不貴久
曹操曰久則不
推赤心人人投死之類也
利兵猶火也不
戰將自焚也○孟氏曰貴速勝疾還也○梅堯臣曰上所言皆貴速也速
則省財用息民力也○何氏曰孫子首尾言兵父之理蓋知兵不可玩武
不可黷之深也○張預曰久則師老
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
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曹操曰將賢則國安也○李筌曰將有
危在於此矣○杜牧曰民之性命國之安危皆由於將也○梅堯臣曰此
言任將之重○王曾曰將賢則民保其生而國家安矣否則民被毒殺而
國家危矣明君任賢可不精乎○何氏曰民之性命國之治亂皆主於將
將之材難古今所患也○張預曰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繫乎將之賢否
謀攻篇
曹操曰欲攻敵必先謀○李筌曰合陳為戰
之上計第已定戰事之具糧食之費悉已用備可以謀攻
故曰謀攻也○王曾曰謀攻敵之利害當全策以取之不